

桂花酒

楔子

萬曆十年，吳承恩終是於淒涼的晚景中抑鬱而終，享年七十有六。

吳承恩在一次醒來，身邊的場景與自己所熟悉的大明截然不同，自己明明早已死了，為何來到這奇異之所？

「莫非這便是冥界？」吳承恩在心裡自問。

此處位於大海，海中有一山，勢鎮汪洋，威寧瑤海。勢鎮汪洋，潮湧銀山魚入穴；威寧瑤海，波翻雪浪蜃離淵。水火方隅高積上，東海之處聳崇巔。丹崖怪石，削壁奇峰。丹崖上，彩鳳雙鳴；削壁前，麒麟獨臥。峰頭時聽錦雞鳴，石窟每觀龍出入。林中有壽鹿仙狐，樹上有靈禽玄鶴。瑤草奇花不謝，青松翠柏長春。仙桃常結果，修竹每留雲。一條澗壑籐蘿密，四面原堤草色新。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，萬劫無移大地根。

「這裡是花果山！」吳承恩見眼前的景象，不由憶起自己生前所編的《西遊記》，自己在第一回中所記的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，便是那孫悟空的故鄉。

憑藉生前的記憶，吳承恩順澗爬山，直至源流之處，一路來到了瀑布飛泉前，果真如書中所載：一派白虹起，千尋雪浪飛。海風吹不斷，江月照還依。冷氣分青嶂，餘流潤翠微。潺湲名瀑布，真似掛簾帷。再依書中所記將身一縱，跳入瀑布泉中，過了那石橋，見著了那鐫著「花果山福地，水簾洞洞天」的石碣，再深入，一切盡如那書中所云，不過石桌上多了三杯酒，桌上刻著：

「勝者用事，但求有緣人能知真實。」簡短兩句，詞采並不華美，但能見出筆者必是受了天大冤枉。

一闌

吳承恩坐於石桌前，思索筆者之意，苦思而不得其解。絲毫不曾察覺本應猢猻滿洞的水濂洞天卻不見一猴。吳承恩煩悶之下拿起最左側的酒一飲而盡，忽地，一陣暈眩，眼前的場景轉到花果山頂上，有一塊仙石。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有二丈四尺圍圓。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；二丈四尺圍圓，按政曆二十四氣。上有九竅八孔，按九宮八卦。四面更無樹木遮陰，左右倒有芝蘭相襯。蓋自開闢以來，每受天真地秀，日精月華，感之既久，遂有靈通之意。內育仙胞，一日迸裂，產一石卵，似圓毬樣大。因見風，化作一個猴兒，五官俱備，四肢皆全。

猴兒的誕生驚動了玉帝，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，聚集仙卿，見有金光燄燄，即命千里眼、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。須臾回報說：「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，乃東勝神州海東傲來小國之界，有一座花果山，山上有一仙石，石產一卵，見風化一石猴，在那裏拜四方，眼運金光，射沖斗府。如今服餌水食，金光將潛息矣。」

「下方之物，乃天地精華所生，若能為朕所用，何愁八荒不平，六合不服。」玉

帝雙眼深邃，遙望著西方，不知正盤算著什麼。

猴兒在花果山中成長，做了山大王，猴兒仍感到不滿足，對自己的享樂無法永久而感到擔憂，於是告別了猴群，前去尋求長生不老之法。為了尋求長生不老的方法，歷經八九載，跋山涉水，在西牛賀洲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拜須菩提老祖為師，並首次取姓為孫，取名悟空。隨後遇見了其師姐小天鵝，在求道的過程中相伴，終是日久生情，在猴兒離開師門後，兩人攜伴回了花果山，原以為將開始如神仙眷侶般的生活，不料在數年後的一日……

「悟空、悟空、悟空、悟……」呢喃著，小天鵝在豐饒開闊的花果山頂闔上雙眼，任憑凋零的鵝羽和桂花瓣隨著猴兒的淚飄落。

猴兒的哀鳴穿透幽幽的山林、猴兒的哀鳴刺透遍野的荒涼、猴兒的哀鳴粉碎水簾下幸福美滿的妄想。

再也沒有了，小天鵝在河上的舞姿；再也沒有了，師姐在夜裡哄猴兒入眠的歌聲；再也沒有了，愛人為猴兒精心釀的桂花酒。

猴兒瘋魔般闖進了地府，怒視生死簿上那被一撇鮮紅劃去的天鵝和那寫著三百四十二的石猴，猴兒撕裂了那令牠不幸的紙簿、掀翻那滾燙的鍋、棒打那地府的鬼差，對著狼狽的十王咆哮：

「將我師姐還來！」盛怒沖昏了猴兒的理智和雙眸。

「將我師姐還來！」怒極下悲從中來。

「將我師姐還來……」悲極已無淚可落。

猴兒撐著鐵棒雙腿軟倒在地，嗚咽著、哀求著、呼喊著，一片狼藉的地府，猴兒的孤影是那麼渺小，那麼無力。

「潑猴，逝者已矣，回頭是岸，皈依佛門方能再見汝師姐。」地藏王的聲音自梵音中傳來，似暮鼓似晨鐘，洗去猴兒的狂躁，在一片絕望間明了一線光。

「真的！我能再見到師姐！」猴兒一改先前頹喪，佈滿血絲的雙眼透出不確定的光芒。

「阿彌陀佛。有緣自會相見。且隨貧僧來。」猴兒走向佛光，回到了凡界，在地藏王的建議下受天界召安，受官弼馬溫。

再鬧

吳承恩自幻象中醒來，對於方才所見有些不可置信，這似乎與自己所熟知的西遊記大相逕庭，自己不曾聽說過景象中所出現的小天鵝，也不曾聽說這孫悟空還有這一號師姐兼愛人，正值吳承恩尚在納悶之時，又發現石桌上所刻的字改變了：

「我心熱血，然天庭卻負我真心，欺我無知。」

吳承恩見這詩詞，心中大致有了脈絡，幽幽嘆了口氣，便將第二杯酒舉起，在淡淡的桂花香中飲下。這次的場景自天庭開始。

玉帝說猴兒只要為天庭盡心盡力，效犬馬之勞，待到功德圓滿，便讓猴兒與小天鵝團聚。

天真的猴兒，盼著能與小天鵝團聚；天真的猴兒，為天庭鞠躬盡瘁；天真的猴兒，被蒙在謊言中做了一條最忠心的……狗！

犬戎入侵，猴兒養馬；三家分晉，猴兒養馬；秦滅六國，猴兒養馬；項死烏江，猴兒還在養馬。目不見耳不聞心不感，諸仙的鄙視、群佛的嘲弄、眾神的侮辱；只見只聞只感，小天鵝的舞姿猶在、師姐的歌聲猶在、愛人的酒香猶在。數百年，猴兒忍不住了，遙遙無期的團聚使猴兒心灰，猴兒求見玉帝，玉帝避而不見，猴兒求見佛祖，佛祖說緣未到，猴兒求遍天庭，沒人願解牠惑。

猴兒怒了，帶著鐵棒白雲遠走高飛，回到了花果山，在小天鵝的肉身前嚎啕大哭，周遭的猴子猴孫也跟著流淚，猴兒將小天鵝的肉身收入乾坤袋中，決心要自己找尋讓她復生的方法，不料天庭在此時派兵攻打花果山。

「妖孽還不速速投降，否則本座將帶領天庭大軍踏平此山」托塔仙人一臉倨傲，居高臨下，金刀直指猴兒。

「哼！你孫爺爺我為你們天庭盡心盡力，但你們給了我什麼？除了拖延還是拖延，何曾為應允我的事做一分努力？」一聲冷哼，猴兒腳踩筋斗雲、身穿鎖子黃金甲、頭戴鳳翅紫金冠、手持如意金箍棒，對著天上囂張乖舛的天兵天將叫罵。

「大膽妖猴！陛下封汝仙位已是莫大恩典，區區畜牲卻與吾等並列，還膽敢漫天要價，好生無恥。今日，吾便代陛下收了汝！」托塔仙人對於猴兒充滿了鄙視和厭惡，以與之並列為恥，今日藉其擅離職守為由向玉帝請兵攻打花果山，欲乘機教訓這凡界畜牲。

猴兒知道多說無益，執起鐵棒便掃向托塔仙人，托塔仙人雙眼閉合，不動如山，一如猴兒攻擊的不是他。忽地，那吒半路殺出，擋下了金箍棒，傲氣凜然的笑道：

「妖猴狂妄，不自量力，竟敢執天族寶器攻擊吾父，此罪當誅。」說罷，便與猴兒戰在一塊。

來來往往不過數招，猴兒便將那吒逼入絕境，正當一棒解決那吒之時，不料托塔仙人竟帶五名天將加入戰局，一時間與猴兒僵持不下。

「眾天兵聽令，屠殺妖猴族裔，還天下一份安寧！」「諾！」托塔仙人乘機差人殺入花果山，將猴兒的猴子猴孫殺的措手不及，慘叫和鮮血在滔天燎林大火中蔓延，猴兒見著這凡間煉獄，心中怒火更盛，一棒橫掃擊退托塔仙人等人，飛身穿入火海。托塔仙人看猴兒忙亂慌張的神情、聽猴兒呼喊子孫的叫喚，心底好不快活。

「哈哈！妖猴，上善若水，處下才能通達。腰肢軟了，天地就寬了。看在汝為天庭辛勞的份上，只要降了，便饒汝和汝族裔一命。」托塔仙人擺出一副慈悲為懷的風度，卻難掩他湧上心頭的喜悅。

然而，猴兒無力的傾頹在地，任天兵天將嘲諷嬉弄，心裏一片冰冷，淒涼地吐出：

「我降。」

托塔仙人大喜，下令眾天兵停手，提著失神的猴兒回了天庭。

花果山一事後，猴兒對天庭絕望，更加堅定靠自己復生愛人和族人的抉擇，假意屈服天庭，向玉帝討了齊天大聖的名號和管理蟠桃園的差事，藉著職務之便偷蟠桃、仙丹、靈藥，將族人一一救活，並暗中安排族人回花果山，然，藉職務盜來的靈丹妙藥卻如何也無法為小天鵝重聚元神，僅能維持肉身不朽，猴兒一怒之下將大鬧蟠桃宴、闖煉丹房，被眾神合力制服，將身綁在降妖柱，即命神兵把首梟。刀砍錘敲不得壞，又教雷打火來燒。百計千方弄不死，只得押赴老君堂。送在老君爐里煉，六丁神火慢煎熬。

熊熊烈火層層包圍猴兒，煅燒著猴兒，猴兒心底憋了一股氣，任憑神火在身上燃燒，抵死不叫喚一聲疼。

「潑猴，汝屢負天庭恩賜，老夫且不與汝計較，然汝大鬧蟠桃宴、闖吾煉丹房，偷食蟠桃御酒、盜服仙丹靈藥，老夫將汝煉作仙丹以贖汝罪，汝可服氣？」老君佇立於丹爐前，手撫長冉，仙風道骨的模樣使人忘卻他此時正殘忍的試圖將猴兒煉成仙丹。

「問俺老孫服不服氣，我呸！」猴兒吐了口唾沫，桀驁的聲音自丹爐中傳來。

「待你孫爺爺我砸了你這破鍋爐，便拿你這老骨頭燉湯喝。」說罷，猴兒的聲音不再傳出。

「哼！看老夫煉汝百日，還能不能如此張狂！」老君一聲冷哼，拂袖而去。

猴兒在爐中翻騰，不斷不斷衝擊爐壁，鬧騰的無人敢入煉丹房，直至七七四十九天，猴兒終是破爐而出，一身金剛不壞，雙眸火眼金睛，如鬼神、如修羅，在天庭間肆無忌憚，入十萬天兵如無人之境，鬧的天庭天昏地暗，百萬雷霆轟動乾坤，卻不能將猴兒禁錮，千萬神將縱橫捭闔，也休想讓猴兒降服，一棒把天宮鬧翻顛覆，一路猖獗直至玉帝座前，大吼：

「玉帝老兒，俺老孫今日掀了這天宮，明日，俺便自個兒當這天地主宰，你乖乖讓位，俺便留你一條狗命逍遙！」

「大膽！妖猴豈能擔此重任，區區畜牲，安能知朕之神威，朕再給汝一次機會，只要為天庭盡心盡力，朕便賜汝與那小鳥兒一段姻緣。」玉帝高坐於龍座，高高在上，君威浩蕩，似乎眼下這穿著破甲一路殺來的猴兒在他看來微不足道。

猴兒一聲啼叫，掄著金箍棒向玉帝攻去，玉帝端坐於皇座上，藉天帝神威輕描淡寫化解猴兒潮水般的攻擊，玉帝隨手一揮，猴兒凌厲的攻勢隨即消停下來，不過轉瞬，猴兒便落入了下風。

猴兒無數次跌出，無數次飛身回來，倒下、站起、倒下、站起……

使盡渾身解數，地煞七十二變、筋斗雲、金剛不壞……

猴兒的毫毛盡是鮮血，僅剩的破甲也早已成灰，金箍棒的棒身也充斥著裂紋，大口大口的喘氣，不甘的雙眼被血與淚模糊，全身的肌肉都在顫抖，一身的神力早已抽空，無力的揮舞著金箍棒，輕輕地點在玉帝一身潔淨的龍袍上，露出一抹哀戚的笑容，道：

「我贏了，還我……」

語未盡，猴兒軟倒在地，在龍袍上留下一道血跡，雙眼凝視著玉帝，試圖看透帝王眼中那震怒後的慌恐。

玉帝閃過一線殺機，抬手欲了結猴兒的生命，佛祖卻突然現身，道：

「請陛下掌下留猴。」

「此妖猴犯我天族神威，罪不可赦，莫非佛祖要保這妖猴？」玉帝收手，冷冷看著一身灰衣的如來，心中不知在盤算什麼。

「阿彌陀佛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只要陛下饒這猴兒不死，老衲會給陛下一個交代。」佛祖執意保下猴兒，語帶平淡而堅定。

「若朕非殺此獠，佛祖又能如何？」玉帝橫眉冷對，戒備著眼前這不知深淺的灰衣和尚。

「阿彌陀佛！此猴乃天生地養，不可殺，若陛下執意如此，老衲只能以武為陛下洗去執念。」佛祖雙手合十，向玉帝局了一躬。

雙方的氣勢紛紛爆發，在無人的寶殿中僵持，相互爭鋒，玉帝和佛祖皆警戒著對方，唯恐對方率先出手。

玉帝在心底衡量許久，最終還是選擇妥協，收回氣勢，向著佛祖道：「朕允爾一掌，爾出全力一掌，妖猴是生是死朕不再過問。」

「好。」佛祖一掌擊出，將猴兒打落凡間，化作一五行山鎮於猴兒之上，再以六字真言封山。

猴兒在衝擊下昏厥，再次醒來，佛祖早已站在猴兒面前。

「如來，放俺出去，俺要把玉帝老兒打成泥！」猴兒掙扎著，向著灰衣和尚咆哮。

「老衲此舉是為了你好，且聽老衲道來。老衲可以告訴你復活你師姐的方法，不過前提是你需為我辦一件事，五百年後，會有一和尚騎白馬路經此地，你需護送他至大雷音寺，當你完成此事之後，老衲自會告訴你復活你師姐的方法。」佛祖道

「俺如何相信你？」猴兒並不相信佛祖，以為他不過是再一次利用他的天真操弄他。

「出家人不打誑語。」佛祖雙手合十，一臉虔誠。

「好，俺老孫就再信你一次。」猴兒決定為了小天鵝再賭一把。

佛祖見猴兒同意，心中暗喜，唸了一聲佛號，將一些細節交代與猴兒便離去。

三關

吳承恩在次醒來，本來對神明僅有的敬仰之心，如今早已灰飛煙滅，原來那些諸神不過爾爾，與朝廷那些爾虞我詐根本豬狗一家，這些神明不過是多了幾式術法，便高高在上，那些慈悲為懷等等，不過是他們掌握權力後，肆意將自己的所作所為美化的手法而已，吳承恩嘲諷一笑，原來這孫猴兒與自己一般，都是權力之下的犧牲品。在看向石桌，石桌上的刻字果然又改變了：

「五百年終得報仇之機，卻終成笑話。我命原來由天不由我。」蒼涼悲愴，吳承恩感同身受，本來的一身抱負，而今安在哉？一入官場深似海，命運不再由己。

看著最後一杯桂花酒，吳承恩緩緩將其喝下，一如惆悵人借酒澆愁。留了一滴在杯中，任其蒸發。眼下的場景轉至了五行山下。

五百年漫漫，淤泥生紅蓮，寒暑總相連，滄海變桑田，斗轉似雲煙。飲鋼汁鐵水，心心念念的是花果山一簾洞天，心心念念的是真心待他的小天鵝，心心念念的是那令人神往的夢裡桂花香。

天，從開闊變成抑鬱；地，從奇險變成荒涼；心，從希冀變成寂寥。

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五百年仍遙遙無期，猴兒不曾怒吼、不曾歡笑、不曾哭泣；猴兒時常孤單、時常寂寞、時常絕望。是倔強、是執念、是偏執，猴兒托著大山靜靜等候，等那取經之人、等那西行之旅、等那完願之日。

終歸，猴兒等到了。

騎白馬、穿袈裟的僧侶自東而來。僧侶將猴兒自五行山中放出，猴兒依佛祖所云，忍辱跪這懦弱不辨真假的僧侶為師，如此，十四年的屈辱違心之旅展開。

迫於佛祖，猴兒戴上了緊箍，又被迫帶上兩個累贅，又總得與那些同樣被迫做戲的妖們生死搏殺，有靠山的還能留得一命，沒靠山的只能認命被殺，盼能留與族人一線生機，每每猴兒受傷或憂愁也只能自求多福，藉酒家買來的桂花酒緩痛潦草收工，無人能懂夜不能寐、心不能寧的苦衷，即便再豪傑的英雄也頭痛。更有甚者，猴兒無奈之下只能與義兄牛魔王夫婦相殺，猴兒動了私心留其夫婦一命，不料監督猴兒的觀音盛怒，將猴兒的侄兒紅孩兒擄去，並幾番凌虐，迫其作自己的侍童，牛魔王夫婦不堪孩兒遭受虐待，在猴兒的面前攜手自盡，方才免紅孩兒繼續受災。猴兒咬著牙、忍著淚，終是到了大雷音寺，取得了西經，又經一番看似表揚實則不然的受封領賞，成了大名鼎鼎的鬪戰勝佛。

猴兒來到佛祖跟前，拎著一壺泛酸桂花酒喝著，一身的狂傲早被抹平，換上了滄桑的神色，曾經雖只四尺卻英挺的身影，如今卻躬著駝著，不勝唏噓。

「如來，你要我做的我做到了，該你兌現承諾了。」猴兒說罷，又飲了一口酒，混濁的眼盯著面無表情的灰衣僧人，期盼早已習慣性地收在最深處。

「悟空，你至今仍無法復生你師姐，你可曾想過，你師姐並沒有死？」佛祖沒有回答，反過頭來問了猴兒。

「如來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猴兒似乎想到了什麼，狐疑地問。

「你師姐臨終時元神可有歸於混沌？」佛祖問。

「不曾。」猴兒答。

「你師姐的肉身可有化為原型？」佛祖又問。

「不曾。」猴兒答。

「那便是了，天族有一秘術可攝人元神，能作出身殞道消的模樣，若非你留下你師姐的肉身，誰也無法發現此法。」佛祖說完便閉上雙眼，不再作聲。

猴兒在大雄寶殿中僵了身子，回顧僅有幾次的面見玉帝，玉帝始終透著一種看待囊中物的感覺，猴兒不禁惱火，對自己的愚蠢感到憤怒，原來打從一開始，便是一齣排好的戲，只是自己運命好，才倖免至今，白白讓自己深愛的小天鵝受縛。

猴兒飛身上天庭，一棒擊殺鎮守南天門的衛兵，原以為猴兒早已屈服的諸天神佛愣住了。觀音自眾神中站出，紅孩兒在其側，觀音斥道：

「孫悟空，你瘋了嗎？」

猴兒一言不發，伸手將紅孩兒頭上的金箍粉碎，觀音大怒，一生厲喝，念起了緊箍咒，劇痛自猴兒的頂上傳來，猴兒向著觀音嘶吼，雙手拉扯著緊箍，死撐著，看著冷笑的諸天群神，猴兒被抹平的狂傲再次燃起，一聲長嘯緊箍破，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回來了！一棒橫掃眾神凌亂，誅大士、敗金星、老君，血屠十萬天兵，百萬天闕盡毀，二郎神、三太子、四天王無人能擋猴兒的腳步，以血雪五百一十四年仇恨，所有的不屈，所有的不忿，所有的所有，只剩一步。

腳步聲在寧靜的宮殿敲響，是人不知曉的神話到了尾聲，是宿命、是情仇；是命運、是恩怨；是注定、是生死。五百年，猴兒在一次來到玉帝座前。

猴兒將壺裡的桂花酒一飲而盡，拔了一根毫毛便做凳子跨坐其上，看著仍舊高高在上的玉帝，混濁而銳利的雙眼洞穿了玉帝的神威。

「你瞞我瞞的好苦啊！玉帝老兒。」猴兒嘲弄的看著玉帝，一臉玩味。

「汝不過如來那奸人與朕博弈的馬前卒矣，被賣了還替人數錢，可悲！」玉帝嗤笑，同樣嘲諷地看著猴兒。

猴兒又何嘗不知道佛祖在利用自己，為滿足那無欲無求假面下旺盛的虛榮野心，但猴兒也知道兩人不過虛與委蛇，聯手對付共同敵人罷了。

「如來的帳我自會清算，不過今日，我只問你一事，我師姐的元神在何處？」猴兒挺起佝僂的背脊，鐵棒直指玉帝。

「哈哈！那小鳥兒的元神就在朕手上，只要汝臣於朕，做朕的坐下大將，朕便交與汝。」玉帝張揚大笑，從袖裡變出一顆珠子，一隻天鵝封於其中，隱隱能見其慌張的神色。

猴兒一聲啼叫，舞著鐵棒，飛身攻向神坐上那如天地般偉岸的帝王，要這山斷不了來路，要這水擋不住歸途，要天地都為我讓步，要這荒誕的規矩當作鬧劇結束。棒尖一點山崩地裂。

一無所有，天地間只剩下這一棒……

相遇

吳承恩再次醒來，急忙查看那最後一個酒杯，杯中無物，吳承恩悵然，隨即便釋懷，也許沒有結局才是最好，儘管這故事早已被竄改後的版本淹沒，看了看眼前的石桌，桌上已無刻痕，只剩那孫猴兒初入水濂洞時所見之景：翠蘚堆藍，白雲浮玉，光搖片片煙霞。虛窗靜室，滑凳板生花。乳窟龍珠倚掛，縈迴滿地奇葩。鍋灶傍崖存火跡，樽壘靠案見殼渣。石座石床真可愛，石盆石碗更堪誇。又見那一竿兩竿修竹，三點五點梅花。幾樹青松常帶雨，渾然像個人家。吳承恩感慨頗深，深覺那勝者用事之悲哀，但也如那孫猴兒一般莫可奈何，只能在生前盡力，生後之事無能為力，是正是邪，如人飲水，自知便好。正值吳承恩離開之際，一隻老猢猻自水簾外走進，見那石桌上酒杯已空，又見那七老八十佝僂的吳承恩，

面上滿是皺紋的猢猻展顏一笑，與吳承恩隔著石橋對望，一人一猴在彼此眼中看見了妙不可言的光彩……